

大山的鸟鸣

□张淑兰



夏日的早晨，我是被大山里的鸟儿叫醒的。

凌晨五点，我正在做着调离大山的美梦，突然，一声又一声的鸟鸣打破了我的梦境。推开宿舍的后窗，只听扑簌簌几声，鸟儿便没了踪影。我躺在床上继续睡，刚入梦，鸟鸣又清晰而至。如此反反复复，搞得我不得不穿衣起床。

走出屋门，晨光已把小站镀成了金黄色，那满院的光芒，仿佛天空给予大地的一个承诺，带给我们新的希望。

“又被鸟吵醒了！”采油工老王看见我，热情地打着招呼。“这鸟真烦人。”我一脸不快地回答。

“习惯就好了，我现在啊，睡得可香了，不是鸟叫还醒不来呢！”老王一边说，一边吹起了欢快的口哨，侧耳细听，竟是《咱们工人有力量》的曲调。

“你俩赶紧吃饭，吃完咱去巡井。”班长小王做好饭，就开始“发号施令”。

收到任务后，我进屋快速收拾好工具，穿戴好劳保用品，吃完早饭就匆匆地跟着两个王师傅进山了。

一路上，那些不知名的野花手挽着手，肩并着肩，沿着一望无际的田野，开得层层叠叠，错落有致，如山里淳朴快乐

孩子，奔涌向辽阔的天边。耳边一声声清澈的鸟鸣，一遍遍响彻大山的周围，仔细聆听，似有千军万马之势，又有你攻我守的聒噪，各种鸟鸣相互击落，又交互延长。

听着鸟鸣，谁都没说话，沿着多年巡井蹚出小道，在沙地上深一脚浅一脚，不时驱赶扑面而来的蚊虫。每到一井场，他俩都会把抽油机的运行情况仔细检查一遍，然后给我示范怎样在井口取样，怎样看油井参数，怎样拧螺丝，怎样换皮带。一波操作下来，我们又马不停蹄地赶往下一个井场。

“大山里如果没有鸟鸣，树都很孤独。”在去往另一个井场的路上，鸟儿似乎集体午休了，一点儿响动都没有，急得老王终于打破了沉默。

“可以给张姐讲讲你的故事。”说完，小王就对老王做了一个鬼脸。

“我先简单说几句。”老王用力甩一把脸上的汗珠，语调悠长地说：“二十年前，我从技校毕业就来到了这里，负责方圆五平方公里内五口油井的巡井保养工作。那时站就我一个人，每次巡井，心里总是害怕，多亏了鸟儿，要不然我肯定坚持不了这么久。”说完，老王突然停下了脚步，然后放开嗓

子“嗨呦——嗨呦呦——”地吼起山来。声音落在对面的山崖上，惊得几只乌鸦“哇——哇——哇——”地向山顶飞去。

真没想到，山里的鸟儿真多，看似寂静无声，一切默默无语，当我抬头看时，一群各式各样的鸟儿便与老王较起了劲。老王吼一声，它们就“吱吱——吱吱——”地开始群鸣，从这片树飞到了那片树，从这枝跳到那枝。这种生命的快乐，一下子就渲染了寂静的山林。

三十多岁的小王脚步轻快，一直走在我们前面，他时不时叮嘱我和老王，小心脚下的荆棘。我小心翼翼地走着，听老王絮絮叨叨地讲一些巡井常识。快到下一个井场时，我忍不住问：“师傅，这么多年就没想过回城？”老王笑笑说：“说没想过是假的，不过，徘徊了很多次，最终还是留了下来。”

“为什么留下来？”我趁热打铁。

“没有为什么，就是热爱！”老王伸出双手，倏地比了个心。

下午三点，大地像一个蒸笼，井场上的夏风热得人喘不过气来。结束最后一轮巡井，我便累瘫在地上。小王蹲在抽油机旁，整治着一颗生锈的螺母，在采油小站工作五年，他练就了一身绝活儿，是我仰慕的

好师傅。

看着我一副敬佩的眼神，老王偷偷对我说：“你都不知道咱们的班长有多抠，一个螺母都不让扔，更别说坏了的设备。”

正说着，一声清脆的鸣叫从树冠上传下来，先是一只鸟，然后是两只，三只……越来越多的鸟加入进来，好像从笛声变成了二胡、小提琴，然后就是合奏了，不管不顾地在我们头顶弥漫开来。

“鸟儿给咱们加油来啦！”老王兴奋地站起身，跑过去，伸出那双油腻腻的手，帮小王把修整好的螺母紧紧地拧在抽油机的底座上。

一阵高亢激越的鸟鸣中，我也渐渐地恢复了元气，伸伸懒腰，开始收拾井场的工具。

“听听鸟鸣，拨开迷雾，孤独自然就少了。”小王望着上下翻飞的燕儿，淡淡地说了一句。原来，身居大山的他，跟鸟儿一样，也是一点儿都不孤独啊！

回去的路上，鸟儿们站在两边的树上，像欢迎凯旋的战士一样，热烈地和我们打着招呼，一声接一声的鸣叫，如山间的一股清泉，悄悄流淌在人的心灵深处。

那一刻，我只想做一只鸟儿，牢牢扎进大山，自由盘旋。

金秋凉爽，稻谷飘香的时候，是家乡最为迷人的季节，也是鲜鱼丰收的季节。放眼望去，金灿灿的水稻铺满一畦畦稻田，那一株株沉甸甸的稻穗在阳光的照耀下格外喜人，微风过处，掀起阵阵稻浪，送来缕缕稻香，让我备感亲切。满地的金黄中，田间耕作的乡人提起又肥又嫩的鱼儿不断放入鱼篓，呈现出一片喜庆祥和的丰收景象。

我的家乡是个美丽富饶的鱼米之乡，这里气候温和，水量充沛，土地肥沃，水稻连片种植千里，河网稠密，灌溉便利，很适合稻田养鱼。每逢开春插秧时，人们便把小鱼苗放进稻田里，禾苗青青，小鱼穿梭。待禾苗一天天长高、长大，直到拔节、分蘖、抽穗、扬花时，田野里便充斥着生命的躁动。这个时候，你如果漫步在田野阡陌间，就会听到鱼儿出来吃那纷纷扬扬落入水面的稻花时发出的声响。虫子、稻花、杂草把鱼儿喂养得十分肥美，“稻花鱼”的美称也由此而来。

稻子熟了，稻花鱼也肥了，正是人们食用的大好时机。放干稻田里的水，乡民们挽起裤腿，撸起衣袖，在稻田里小心翼翼地行走，一路赶鱼一路捉鱼，营养价值更高，是无污染的原生态食品，所以味道也远胜过一般鲤鱼，肉质细腻，口感嫩爽、纯香可口，吃起来十分鲜美。

稻花鱼的烹制方法很多，有油

煎、水煮、清蒸、红烧等。我们家乡以水煮居多。稻花鱼不需要刮鳞，只消弄出鱼胆肚肠。先将铁锅加热，放适量茶油，把豆豉、姜丝、蒜瓣爆香，然后把鱼放入油锅内，炸至两面金黄时，加入井水，盖上锅盖，沸腾后加些辣椒、紫苏、盐，改用文火细细熬十多分钟就可以出锅了。

揭揭开锅盖，霎时一股洋溢着稻花味的鱼香扑鼻而来，带着醇醇的热意，在人的腑脏间久久萦绕。浓浓的热汤宛如牛奶，撒上一丁葱花，馋得人想立刻喝上一口。热气腾腾中，几尾个头稍大的稻花鱼着急地露出汤面，上面点缀着红色的辣椒、黄色的姜丝、紫色的紫苏、黑色的豆豉、白色的蒜瓣，用“五彩缤纷”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。慢慢喝上一口，顿觉清爽醇美，齿颊留香；再品鱼，肉质酥嫩香滑，味道久久停留在舌尖，回味无穷。

有时母亲为了换换口味，也会用辣椒和稻花鱼一起煎着吃。一尾尾煎得金黄的鱼儿整齐

地码放在盘中，肉质丰满，骨头酥烂，外脆里嫩，满嘴留香，是绝佳的下饭菜。我们迫不及待地端来大碗，伴着香辣的稻花鱼，不一会儿一大碗米饭就痛痛快快地下了肚。稻花鱼还可调糯米粉，码入土罐坛子里密封发酵一个月左右，做成风味独特的腌酸鱼。吃时用热油将两面慢慢煎透煎香，再放姜蒜辣椒一起煎炒出锅，实是下酒的绝配。

飒飒秋风拂面而来，这个时候，家乡的稻子定是香气四溢，我仿佛闻到了稻花的馨香和稻花鱼那撩人的芬芳……



□钟芳

又是稻香鱼肥时



小小说

父亲是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人，种田人的主业是春耕秋收。然而，父亲却要在两脚泥水经营农事的时候，不荒捧读，自由自在地做他的布衣文里，生活在自我营造的桃花源里。

仅此，足以令我对我父亲佩服不已。

儿时的记忆里，父亲的床头顶码着一堆被他染指磨损的“砖头书”，残损的部位仿佛被人啃过。这些乡下人不屑一顾的故纸，父亲却小心翼翼地侍弄着。后来，这些书有的不翼而飞，有的被人借而不还，余下的便被长大的我们慢慢瓜分了。父亲的手头上只留住了两套不知被他翻阅多少遍的线装《三国演义》《红楼梦》。

在乡下，那个时候读书人极少，却多以为读书无用，看书会被人说成不务正业。但父亲全作耳旁风，辛勤劳作后，在村人叫苦连天的时候，父亲一门心思陷进书里，秉烛夜读于父亲而言是常事。三伏天里，乡下人家纳凉小憩，松散劳顿后的筋骨，父亲便蹲在门口的枣树下，一手执书，一手持烟，怡然自得地沉迷于故事里。一个夏天过去，父亲手上的书换了好几本，背上也留下了蚊虫们肆虐的痕迹。

夏天的一切干扰，对于沉浸书中的父亲来说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。

父亲读书最丰的当数冬闲。这时节，穷苦些的人家钻在被窝里打发时日，富裕些的人家围在火塘边享受，而父亲则端坐在有亮光的地方看书。读到精妙处，父亲会“嘿”地一笑，或者用手击案，让外人莫名其妙；要么慢慢地站起，像个教书先生，口中念念有词，极有满足感地来回走动两步，怡然地体味、享受一下。用他的话说，纸上读来终觉浅，心中悟出始知深。

精神上的享受，使得父亲常常忽视极为重要的吃。每每由我们端来饭菜喊醒，或由母亲劈手抽了书，父亲才一个机灵清醒过来，该填肚子啦。此时的父亲尚未从书中走出来，往往也只是囫圇吞枣扒几口不知啥滋味的饭便作罢。为此，母亲没少生气，说看书专心，吃饭也得专心。因为蹲着看书和草草吃饭，父亲后来得了胃下垂，因而吃了不少苦头。于是，父亲也常常在房间里转来转去，找不着看了一半“且听下回

分解”的书，欲大发雷霆却寻不着道理，只得向母亲告饶和做保证。然而，父亲因痴迷于斯，屡教不改。

父亲看书，如吃酒宴。那时，吃了上顿愁下顿，乡下人多面黄肌瘦，而父亲气色下人不错，以致有人疑我家佯穷装苦，不然“土秀才”哪儿来那般神气！自然有人窥视我家，结果一无所获。这当然没有逃过父亲的眼睛，他只是摇摇头，笑笑不语。

当时的乡下，农村人生活太贫乏，照明用的是煤油灯，没有半导体，更说不上电视机。父亲“说古”就成了村里人寻乐之所在。笑说父亲看书“龙不龙、秀不秀”的人，却不知这与读书有关。父亲读书不仅自娱，而且总有所创造地把它们讲出来，让村里人同乐。这是父亲的不凡之处。我十分厌恶人堆里几个见父亲看书就说风凉话的人，曾经几次赶他们走。田间地头劳作的间隙，推磨拉碾小憩的时候，村里人便围着父亲，请他来一段。一到月夜，村口的大枣树下便簇拥着一群人，父亲像开新闻发布会似的，有声有色地讲起《薛刚》、《黑老包》、《展昭》、《李师师》等人物故事，很有些“拍案惊奇动心魄，章回说岳议忠奸”的味道。等到隆

冬，相知的近邻聚在一块儿，一边烤火取暖，一边听父亲“摆古”。父亲说古从不重复，说嚼过的馒头没味道，仿佛不喝的泉水，没有个完的时候。真可谓：胸中具成竹，笑谈风月事；舌底翻莲花，评论古今情。而我也总在疑惑，父亲床头破损的书是不是真的被他吃了下去。

岁月难回昔。而今，老迈的父亲视力不济，看书成了一件受罪的事。这该是视看书如生命的父亲的一大憾事了。去年，父亲来我这里小住，怕他寂寞，我便将以前买的一本大字《水浒传》翻出来给他看。尽管管起来吃力，可父亲爱不释手。后来听母亲说，父亲很想把这本书带回老家去，可没好意思提出来。今年春节回老家，我牢记把这本书送给父亲。

伏案写字时，我眼前时时浮现父亲读书时的情景，耳际又响起父亲常用宋代理学家形容读书的一句话：“饥，读之以当肉；寒，读之以当裘；孤寂而读之，以当朋友；幽忧而读之，以当金石琴瑟也。”也许这就是父亲读书的境界吧。

自行车店里摆放着许多崭新的车子，陈平看得心里痒痒的。陈平刚学会骑行，还是借同学的自行车学的。右腿一抬，双脚一蹬，两个轮子滑动着向前溜。他身上的每一根汗毛都活泼地跳跃起来。

老板说：“喜欢就试骑一下呗。”

陈平摇摇头，生怕弄坏了车子。回到家里，陈平还没吃完午饭，电话手表就响了起来。妈妈问：“陈平，你在哪里？”从自行车店回来的路上，陈平将一位不慎摔跤的老人护送回家，他担心被责怪，就撒谎说马上到学校了。

妈妈问他：“怎么这么晚？”陈平说：“睡过头了。”

妈妈叫他快点走，说班主任雷老师打电话来说他又迟到了。

下晚自习回来已经九点多了，陈平绕路走了一程。老人住的地方离陈平家有两公里远。在一楼的外间，老人隔着窗户应声说：“我没事，快回去吧小伙子！”陈平看她无碍就放心了。

雷老师再次打来电话，叫陈平妈妈去学校一趟。此前，陈平不是上课搞小动作，就是不按时完成作业。这次，雷老师指着办公室一堆矿泉水瓶说：“那是陈平上体育课捡来的。”

在异乡，每每面对土地，我常常产生面对故土的感觉，一种泥味的情愫，令我魂牵梦萦。我是唱着“黄土窝里长黄土，黄土地上黄泥屋，黄泥屋顶炊烟起，沙土煲熟儿孙福”的歌谣来到大城市的。但我一直认为，无论走多远，是故乡的泥土铸造了我，因为我有着和土地一般色彩的黄皮肤。

黄泥屋里，我呱呱坠地。我被裹在小棉被里，棉被用一条细弱的红布绳系紧，用以保存我微弱的热量，抵御屋里的寒冷。我太小了，除了睁着眼转动眼珠，饿了哭，再没有别的能力。于是，我被穿上“沙土裤子”，顾名思义，就是裤子里被装满了土。土是一种细沙土，松散，细腻，柔滑。用罗筛过，用锅煲热，然后晾着，母亲会反复用手去感受土的温度，她觉得好了，就把土装到我的裤子里，再把我放进土堆里，那种被热地包裹的感觉，像一粒种子被埋进土里。

沙土是我儿时时期的温暖。沙土是在我出生以前，父亲在村东的沙坨子地里拉来的。沙坨子地也叫沙窝子，去那里要走二里土路，土路布满软软的沙

土坑，踩上去，溅起的土像冒泡的水花。

在我的记忆里还有几种土，养活并造就了我们村庄。村西窑洼的土是黑土。这种土黏性强，就耕地来说，软硬不吃，犁铧甩出的不是泥条，便是土疙瘩。

米，颗颗粒粒都以丰盈饱满的姿态躺在粮仓，这是黑土对劳动者的报答，以一种庄严肃穆的态度。

还有黄土，在农人春耕夏播的季节里，在“驾驾”“喔喔”“吁吁”“噢噢”的吆喝声里，耕牛拉着犁，一垄挨着一垄走，新鲜的泥土整齐地倒向右边，翻出屋脊似的碎屑。黄土地好耕，好播，好收，和黑土下同等剂量的肥料，长出的秋粮较黑土地长出的却是又糙又丑。

村北还有一块胶土地。提到胶土，不得不说郭逸夫。这家伙整日拎鸟遛狗找乐，总结说：

即便浸淫在土地里的老农民，也很难每次耕种都掌握好火候。但这黑土似乎和我一样，有恋母情结，报答人们的是黄河水一样澎湃的激情。绿油油的禾苗出土起，就把头扬起，把身子抬高，经过风、雨、日、月的洗礼和烘烤，不管是黄灿灿的谷黍，红彤彤的高粱，还是沉甸甸的玉

即浸淫在土地里的老农民，也很难每次耕种都掌握好火候。但这黑土似乎和我一样，有恋母情结，报答人们的是黄河水一样澎湃的激情。绿油油的禾苗出土起，就把头扬起，把身子抬高，经过风、雨、日、月的洗礼和烘烤，不管是黄灿灿的谷黍，红彤彤的高粱，还是沉甸甸的玉

米，颗颗粒粒都以丰盈饱满的姿态躺在粮仓，这是黑土对劳动者的报答，以一种庄严肃穆的态度。

还有黄土，在农人春耕夏播的季节里，在“驾驾”“喔喔”“吁吁”“噢噢”的吆喝声里，耕牛拉着犁，一垄挨着一垄走，新鲜的泥土整齐地倒向右边，翻出屋脊似的碎屑。黄土地好耕，好播，好收，和黑土下同等剂量的肥料，长出的秋粮较黑土地长出的却是又糙又丑。

村北还有一块胶土地。提到胶土，不得不说郭逸夫。这家伙整日拎鸟遛狗找乐，总结说：

即便浸淫在土地里的老农民，也很难每次耕种都掌握好火候。但这黑土似乎和我一样，有恋母情结，报答人们的是黄河水一样澎湃的激情。绿油油的禾苗出土起，就把头扬起，把身子抬高，经过风、雨、日、月的洗礼和烘烤，不管是黄灿灿的谷黍，红彤彤的高粱，还是沉甸甸的玉

即便浸淫在土地里的老农民，也很难每次耕种都掌握好火候。但这黑土似乎和我一样，有恋母情结，报答人们的是黄河水一样澎湃的激情。绿油油的禾苗出土起，就把头扬起，把身子抬高，经过风、雨、日、月的洗礼和烘烤，不管是黄灿灿的谷黍，红彤彤的高粱，还是沉甸甸的玉

即便浸淫在土地里的老农民，也很难每次耕种都掌握好火候。但这黑土似乎和我一样，有恋母情结，报答人们的是黄河水一样澎湃的激情。绿油油的禾苗出土起，就把头扬起，把身子抬高，经过风、雨、日、月的洗礼和烘烤，不管是黄灿灿的谷黍，红彤彤的高粱，还是沉甸甸的玉

即便浸淫在土地里的老农民，也很难每次耕种都掌握好火候。但这黑土似乎和我一样，有恋母情结，报答人们的是黄河水一样澎湃的激情。绿油油的禾苗出土起，就把头扬起，把身子抬高，经过风、雨、日、月的洗礼和烘烤，不管是黄灿灿的谷黍，红彤彤的高粱，还是沉甸甸的玉

即便浸淫在土地里的老农民，也很难每次耕种都掌握好火候。但这黑土似乎和我一样，有恋母情结，报答人们的是黄河水一样澎湃的激情。绿油油的禾苗出土起，就把头扬起，把身子抬高，经过风、雨、日、月的洗礼和烘烤，不管是黄灿灿的谷黍，红彤彤的高粱，还是沉甸甸的玉

即便浸淫在土地里的老农民，也很难每次耕种都掌握好火候。但这黑土似乎和我一样，有恋母情结，报答人们的是黄河水一样澎湃的激情。绿油油的禾苗出土起，就把头扬起，把身子抬高，经过风、雨、日、月的洗礼和烘烤，不管是黄灿灿的谷黍，红彤彤的高粱，还是沉甸甸的玉

吃书

□傅祥友



感谢您，雷老师！

□潘国武

妈妈的眉头瞬间皱起来，“零用钱没少给，怎么又……”

雷老师说：“陈平曾经因为捡矿泉水瓶上课迟到，被年级组长汪老师逮个正着。”

第二次写检讨书后，陈平被爸爸狠狠责骂了一通。这次是第三次。

陈平不服气，反驳说：“这样既环保又创收，我违反哪条规定了？”这话激怒了妈妈，她刚要扬手，就被雷老师拦住了。

雷老师对陈平说：“老师不反对你这么干。但因为你捡矿泉水瓶多次迟到，还影响班级纪律，你的学习成绩也随之下滑。你想想看，两次检讨书都做了什么承诺？”

陈平说：“我再写一次，保证不会再犯了。”

雷老师思索了一会儿，递了一本书给他。

陈平伸手来接，书本却掉在了地上。

雷老师问：“为什么没接到？”

陈平说：“我还没接到，您就松手了。”

雷老师捡起书本继续递送。如此三次，陈平都没能接住。

雷老师问：“有什么感觉？”

陈平面露窘相，他不知道老师的用意。

雷老师说：“好成绩是靠老

毕业那天，陈平将一封感谢信交给雷老师。上面写道：

感谢您循循善诱，指导我改正错误，引导我克服困难，教导我懂得感恩。在此，我真诚地向您说一声：感谢您，雷老师！接下来的三年高中生涯，我将端正态度，珍惜时间，全力以赴投入到知识的海洋中去，不负韶华！

汪老师从一旁走过，他顺着雷老师的目光朝操场边看去，只见陈平双手握着车把，双脚交替用力蹬着。他越蹬越有力，车子越走越平稳，慢慢驶出了校门。正午的阳光洒落在陈平身上，金灿灿的特别耀眼。

原来，雷老师知道了陈平捡塑料水瓶是为了买一辆自行车，当老人的儿子刘强想送礼物表达谢意时，雷老师建议，如果有旧自行车可以送给陈平，新车子他肯定不好意思收。

汪老师说：“这自行车里也有你一份功劳啊。”

雷老师回应道：“他犯错误是因为太想要一辆自行车了，再说了，这样一个有爱心的孩子，我也不舍得真惩罚他。有些课程一落下来，就不好补回去了。第二天，我就以没有人愿意顶替值日为由，叫陈平回来上课了。”

不是正经人。有一天，他忽然爱上“泥鼻儿”，胶土就成了他的不二选择。

这种土紫红，发亮，成块状，无沙砾杂物，且黏稠细腻，清水稀软后，将泥团放在手里反复搓捏、摔打，泥团就会变得越来越软。然后他凝神屏息，用硕大的手指，或捏、或揪、或旋……在他的一招一式中，泥团变成各种小动物，然后他手持小刀，左戳右突，泥胎会出现两个孔眼，捋到嘴里吹，会发出许多美妙的旋律，弄得屋子成了一个大的魔幻音乐盒。

在那个年代，控制泥鼻儿不能发家致富，能做到每天不是汤汤水水，甑子上有面食，菜碗里油腥，该是梦寐以求的事了。郭逸夫的年代过去了，但那些胶土捏出的泥鼻儿犹在记忆里响着，响着……

故土是我心中的一片圣地。我已经算是城里人，但我的血液透着一股抹洗不掉的泥腥味儿。每逢假期，就定回故土。母亲跌倒后，我就不再没有站起来，她的灵魂已融入泥土，我则搀扶着父亲，去村外，踽踽地去感受脚下这些万物之本。



□郭之雨

故土之土